

张白山 著

# 苦涩的

梦



海峡文艺出版社

# 苦涩的 梦

张白山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05号

**苦涩的梦**

张白山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尤溪印刷厂排版

福州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5印张 2插页 104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80534—667—4

1·562

定价:3.65元

## 题 记

抗日战争年代我在鄂、豫、皖一带工作。其间曾上过火线，到过敌后，几度遇险，幸而未死。我曾把这场战争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的灾难写成散文寄给大后方文艺报刊发表。自以为气壮、理直，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是，那时到底年纪轻，阅历浅，只凭一股爱国热情与正义感来写，未必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后因那些文艺报刊被迫停刊，写了无处发表。三年解放战争一开始，我便忙着做别的工作，其间虽然没有撂下笔杆，却不再来写这小文章了。

光阴荏苒，一晃几十寒暑过去。这几年因身体不好，住医院或住家里，枯坐一室，日与药鼎书囊为伍，不免时感孤寂，或许又因步入暮年，竟得了怀乡病，喜欢思念自己出生和长大的故乡；喜欢思念阔别五十余年，如今都已不在人世的穷朋友、贫亲戚。每当我这怀乡病发展到无法忍受时，我便在风横雨斜之日，夜分不眠之时，坐到窗下，拿起笔来写他们。点窜涂抹，纸札相压，久而久之，积稿成二十余篇。

这些小文章或称散文，我在落笔之前，想到那里就写到哪里，直直落落的写去。是不是如人们所说，意随笔到，意尽而止呢。我可不敢这么说。不过，我却写得十分认真，每

篇写后总是要看两三遍，修改之后才寄给《收获》、《钟山》、《随笔》、《散文世界》、《散文月刊》、《北京文艺》、《人民日报》与《光明日报》等报刊去发表。其中如《租妻》、《放筏者》等篇且给人译成外文或编入《中国当代散文选》。这是我当初不曾想到的。然而我知道这并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写得好，很大的可能是出于译者、编者的偏爱罢。

我常常想，写散文是难事，倘还要写出自己的风格来，更是难事。苏轼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清末有个叶松石，也说：“少年爱绮丽，壮年爱豪放，中年爱简练，老年爱淡远。”这大抵是指大作家而言。谈文竟提出这样高的要求，自非我辈所能做得到的。至于文章风格随年进而变化，这可能是事实。但也不是所有的都是如此。就说老人写的文章，就不一定都趋平淡或淡远。据我所知，不少老人写起文章来，剑拔弩张者有之，锋芒毕露者有之，奇诡险怪者有之，恣肆放荡者有之。怎么能说老人文章一定都是平淡或淡远呢。就说苏轼他老人家晚年所作，就未必做到平淡或淡远嘛。显而易见，文章风格之变，大抵都是由于作者的气质、思想、感情、学养彼此不同，且又与所处的时代、历史背景各异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各人写的文章各有自己风格，老人自然也不例外。我看这里没有什么一定规律可以遵循。

谈到我这些小文章，几乎全是平庸之作，谈不上什么风格。我写的多是童年或青少年时代的人和事，我写他们在黑暗的旧社会里为生计所迫，从小就开始在人生的旅途上，艰难地搏斗、挣扎，终于穷死于沟壑的境遇。他们有的是我小

时的伙伴，有的还为神圣的革命事业献出青春与生命。我熟悉他们，知道他们直至入土，都不曾享受过最起码的人间欢乐。我爱之、怜之、感之、敬之，我才写了他们。不能否认，当我在写他或她的忧患、痛苦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时，不可避免地也多少流露出我对那个社会的不满与憎恨。所以我无法写得平淡或淡远，这大约由于我还缺乏那种宁心远忘，那种淡泊出世的思想罢。在这里我感到不足的倒是，我远远没有能够把他们的全部痛苦以及造成这痛苦的原委都挖掘出来。水流花谢，这些人物早已随着历史而逝去。今天年轻的读者对他们必然已很陌生，但我相信，他们对我写的这些小人物，也会很同情的。

秋暑初过，梧竹萧然，我坐到晴窗之下，将这些所谓散文汇集在一起，编成这个集子，并取名《苦涩的梦》。这是说我在梦中常常见到他们，尝到苦涩的味儿，有时醒来仍觉得嘴边还常有苦涩的味儿，所以就此作为书名。唉，时光易逝，淡梦如烟，淡烟如梦。

正当目前出书很难的情况下，承蒙许怀中、林正让同志的关注与支持，并得到海峡文艺出版社有关编辑同志的帮助，使得这个小集能够出版，我特在此向这些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

# 目 录

## 题 记

|       |      |
|-------|------|
| 旅 梦   | (1)  |
| 围 墙   | (5)  |
| 郑五舅舅  | (11) |
| 提灯笼的人 | (15) |
| 斗     | (21) |
| 杜 西   | (28) |
| 花 轿   | (32) |
| 妙 姑   | (36) |
| 木偶戏   | (41) |
| 夜 戏   | (49) |
| 通译官   | (54) |
| 租 妻   | (59) |
| 罍粟花   | (64) |
| 侠士刘福  | (69) |

|          |        |
|----------|--------|
| 放筏者      | ( 74 ) |
| 画家郭梁     | ( 78 ) |
| 老屋的风波    | ( 83 ) |
| 他是个“人”   | ( 86 ) |
| 难忘的会晤    | ( 92 ) |
| 死者也应该长存  | ( 96 ) |
| 我所知道的郁达夫 | (102)  |
| 关于杨骚     | (115)  |
| 关于俞平伯二三事 | (123)  |
| 梦遇故人小纪   | (128)  |
| 山城的春天    | (136)  |
| 夜 颂      | (139)  |
| 窗 (外三题)  | (143)  |
| 纪念艾芜     | (148)  |



## 旅 梦

枕边放着一份庆祝闽东苏维埃政府创立五十周年纪念大会的请帖，约我回去参加纪念活动。我凝视着这份印得十分精美的请贴出神。时光过得真快，俯仰之间，我离开故乡已五十多年。我想应该回去看看久别的故乡。然而这数千里的长途跋涉对一个心脏病患者来说，是经受不了的。我只好放弃这南归的念头。

羁旅之人，哪个不爱故乡。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虽然经过如此漫长的岁月，并没有从我的记忆中消失。只要闭上眼睛，那儿的明丽山水风物总是在我的眼前浮现着。我躺在病床上，见到夕阳的余晖斜射在病房的墙上，红得像一团烈火在燃烧。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它感到如此亲切、如此依恋不舍。我仿佛见到的不是夕阳的余晖，而是烈士的血；当年苏维埃政府的红旗……我静静地躺着，一会儿成群的乌鸦扇着翅膀聒噪地从窗前的低空向西飞去。倦鸟尚知归巢，人岂能例外？

在我的记忆里，这个苏区管辖的已远远超出原来的一府五个县，方圆数百里。它东临台湾海峡，西负武夷群山。境内危峰秀拔，直插云霄，峻巖崔嵬，横泻碧溪。港湾曲折更

是它的特点。沙埕渔场闻名遐迩，拥有渔盐之利，三都也是天然良港，水深无浪，可停泊万吨轮船。当地的民谣唱道：“靠山的，有麂鹿獐；靠水的，有马鲛鲳”。唱的全是事实。论气候则四季如春，土地极其肥沃。然而如此富饶之区、秀丽之地，过去在封建统治下，庄户如耙，兵匪如梳，官府如刀，把老百姓的财富耙的耙、梳的梳、刮的刮，结果穷得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到处是荒村寥落居民少，鸟道逶迤行客稀。我亲眼看到种庄稼的熬到而立之年，由于穷困往往娶不起媳妇。有的举债娶了媳妇，又由于衣食无着，不得不挥泪把媳妇租典给别人。过两年三年期满，有的回到前夫那里，有的就不回来。于是双方为了争夺媳妇常常打官司。可怜一群牵衣儿女为了要母亲，奔走号泣。这成什么世道！你说这当媳妇的如何经得起这精神上的折磨！逼得无路可走时，悬梁者有之，投河者有之。这血淋淋的现实，就曾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投下阴影。我想，我后来决心冲破黑暗走上革命的道路，这与想废除毁灭人性的租妻制是有一定关系的。

我说的这些都是五六十年前的事，现在的年轻人未必知道。好在这样暗无天日的历史已成为陈迹，不再重演了。如今故乡的农村妇女大部分上了学，受到良好的教育，当上了各级的干部，有的甚至当上了专家。记得去年年初宁德地委、县委同志到医院来看我，跟我谈了故乡许多新人新事，没有一桩不是振奋人心的。在旧社会穷得娶不起媳妇的庄稼汉，如今进了城，盖了好几层高的大楼做买卖。电机、茶叶、山货、海味远售欧美，无人不羡慕，就是我那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山村，居民在过去全是以烧瓦为生，也全是文盲。如今村里

的人都认得字，岂止认得字，还出了五六个大学生，甚至还有出洋留学的哩。这难道是做梦不成？不，这可都是事实啊。

地委、县委同志坐在我病床边的椅子上，跟我娓娓而谈。我听着听着，感到无限兴奋、无限惊喜。我情不自禁地一骨碌从病床上坐起来。我真想回去看看分别五十多年的故乡。我对他们说：“水路不安全，那么，我就如少年离家时那样脚穿八搭麻鞋打旱步行”。他们听后不禁失笑道：“如今公路四通八达，还有火车。哪还用得着八搭麻鞋！”说着说着大家都乐了。但是他们走后，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轻愁牵引着我这旅人的心。我又凝视着放在枕边的请柬出神。请柬上印的一座尖塔，我知道那是烈士纪念碑。我想起有几位烈士是我少年时代的先后同学。他们为着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的青春和生命。牺牲时有的只二十多岁，最大的也不过四十出头。这些当时担任特委、苏维埃政府主席、副主席的烈士的音容笑貌总是在我眼前浮动着。回想当时我们年少，风华正茂，好作狂言惊四座，高歌挥剑载酒行。我们曾被人看作奇崛不凡的楚客。其实这是对追求光明者的一种误解。往事如梦，说它做甚？但我对这几位烈士的高风亮节、才智行义，一直是很钦佩的。

创立闽东苏区是极为艰苦的，它经过五十年的武装斗争，牺牲了多少战士才取得胜利。说它创立于一九三四年，实则早在一九二六年大革命时代，革命者与反革命已展开斗争。那时在闽东就有党的活动。一九三〇年轰动一时的农民抗租斗争就是党领导的。事过多年，知道的人不多了。这里提它一笔还是必要的。

夕阳残照从墙上悄悄褪尽，暝色四起。我扶着椅背站在

窗前南眺，只见雾霭茫茫，故乡犹在万山外。于是坐下来写了这篇短文，对闽东苏区创立五十周年的大胜利，聊表一点祝祷之意。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

## 围 墙

夜很深，病房渐渐安静下来。我因胸部剧痛，不能入睡。医生给我一片安眠药，我服后，过一会儿，便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然而总是睡不稳，我仿佛飘浮在云霞之间，梦见童年许多往事。我好像还在小学念书。

我初上的小学是教会办的陶淑学校的小学部。这是一所慈善学校，专收孤儿与穷苦人家子弟，供膳宿，还免收学杂费。我因住在学校对门，格外照顾，也让我去上学。但各种费用则自理。这所学校的校规极严。小学部、妇女职业班、修道院修女与教职员，总共不到一百多人，却被管教的死死的。大家驯顺得像绵羊一样。偌大的校园，平时安静得宛如一泓死水。我们初去上学的孩子，对此很不习惯，心里憋得发慌，很想跑到操场，放声歌唱一番，把积压在胸中的闷气，散发出来。然而，谁也不敢。久而久之，我们也都毫无例外地成了小羔羊。五四运动提倡解放妇女已多年，而这所学校，上课还是男女分班，已是一奇；彼此不准交谈，又是一奇；我们八九岁男孩，倘与二十岁上下的修女谈话、打趣，便被斥为有伤风化，此又是一奇。记得我班上的王二毛给修女郑丽丽捎带零花线，便受到“站角”（站墙角）的体罚，修女则挨了

打。至于校园里的人，不能随便出去；外边的人，不经校方批准，更不能进来。总之，这所学校比我先前念的私塾来，还要封建，还要保守。

这种风气之坏，当然与学校的校长作风有关。校长叫嘉小姐，学校里的人，只要提起她来，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她是从遥远的苏格兰来的女传教士。关于她的真实姓氏，我们孩子一直弄不清楚。事过多年，已无从查考。我想，可能是嘉莉（Garrie）或嘉瑟（Cather），要不然就是嘉西（Cathie）的简称。这位嘉小姐，在我上学时，她已四十岁。这般年纪，在我们那儿应该叫大妈。倘若是早婚，可叫奶奶了。然而人们却叫小姐，这是可笑的（外国女人，未婚的都叫小姐，那是后来才知道的）。她在我们小孩看来，长得既高且瘦。她与另一位苏格兰来的项小姐一样：都是碧眼金发，白皙脸蛋，薄嘴唇，高鼻梁。上课时高鼻梁上都夹着金丝眼镜。细看满脸可都是皱纹。那时我们初见洋人，很难辨别得出她们之间的差异来。只知嘉小姐是校长，项小姐是护士。后来据我在课堂的观察，才发现她们之间，还是有差异的。比如嘉小姐的鼻孔就比较大，而且还多几根金黄色的鼻毛。

我上的拉丁文课，就是嘉小姐教的。她身体可真棒，冬天人家都穿棉衣，她却穿薄薄的一身连衣裙，顶多外披一件短毛衣。听说寒冬腊月，她夜里睡觉，从不关闭窗户。卧室的壁炉，也从不烧柴取暖。她就是这么不怕冷啦。唉，唉，我总是喜欢注意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所以没法专心学好拉丁文。每次上课铃响了，嘉小姐就走进来。但她的到来，对我们这帮孩子来说，简直是个灾难。教室不大，大约只有十

五六平方米大，坐了十六七位同学，挤是挤一点，倒也还安静——谁敢不安静呀。教室四周墙上挂了好几幅彩色套印的基督耶稣图像，什么耶稣诞生、耶稣受难等。我不信教，不爱看，即使看了，也不过因为它画得好；我喜欢看的倒是圣母玛利亚的微笑。她笑得那么庄重、那么天真。她笑里充满着对生的希望与欢乐！嘉小姐一上来，可不管这些，就挨个查问起来。那个念不好、背不出来，就罚站。往往一直站到全班考问完了，这才叫你坐下来。有一回，我背不出来，就罚站。站久了，有点不耐烦，直望着圣母像发呆，随后又发笑。这可激怒了嘉小姐。“你笑什么？”她用蹩脚的中国话问我。我当时心里一慌，一时回答不上来。她哼了一声，不再语言。到下课铃响了，同学们纷纷到食堂吃午饭去了。她便叫我站着，有意罚我饿一顿饭。我感到又累又饿，肚子里叽咕噜直叫，头晕乎乎的……

从梦中醒来，我果然感到肚子饿，头晕；额头还沁出汗珠来。我拧开台灯，顺手摸到床头柜上的饼干，啃了几片，又喝了一杯热水，渐渐地又睡着了，仍然继续做我的梦。

还是那个教拉丁文的嘉小姐。她教得严厉，我们倒不怕。念不好反正罚站就是了，没啥了不起。怕的倒是，她那副对待我们的傲慢态度。她那双碧蓝的眼睛，在金丝眼镜的背后闪着狡黠、鄙视、优越感的眼光，这简直使我们受不了。她这目光，很快使我联想到猫捉到老鼠时的傲慢神情。所以，我们对此无不感到气愤。每逢下课，嘉小姐手提阳伞走过通道时，我们孩子便在她的背后做鬼脸，吐唾沫。

这还算是小事。民愤大的是嘉小姐她们虐待修道院的修女，修道院收容的不到十位修女，她们全是孤女、弱女子。我念书时，她们年纪，小的只十二三岁，大的也不过二十岁。她们都长得眉清目秀，伶俐天真。个个像熟透的葡萄，亮晶晶的，丰满多汁。然而，嘉小姐对她们管得挺严、管得挺紧。不准打扮，一律梳长辫子，穿黑衣衫。平时只限诵读《圣经》、教义与拉丁文，别的书不准看。她们做的针线、刺绣活儿挣的钱，一文也要不到，全归学校所有。修女的伙食比我们更糟。她们吃的多是陈年糙米与白薯干。菜呢，是自腌的咸菜，一个月难得吃一回肉。可是，嘉小姐、项小姐呢，她们吃得可是丰盛的番菜呀。听说一顿要吃好几道菜。还有葡萄酒、牛奶、奶酪、甜品、水果、咖啡什么的。怪不得她们冬天不怕冷。修女得病，往往得不到及时治疗。有病死的，深夜抬到荒郊埋掉算了。反正是孤女，有谁来过问？没有。

但是，修道院也并不是风平浪静的，被压服的埋藏地下的火种，总是在奔逐、迸流。我上小学的头年冬天，这座火山终于爆发了，喷出炽热的熔岩：两个修女半夜里逃跑掉。这个震动很大，因为这两个人的逃跑，是经过许多人的支持与安排的。这可把嘉小姐气昏了。她一再派人四处寻找、追踪，终无消息。没逃跑的倒了楣，她们被审讯、盘问，被看管得更加严密。凡是外来的信件，要严格检查。嘉小姐还下令：谁也不许到修女宿舍串门。

嘉小姐还通过别人，购进土地，佃给人家耕种，坐收地租，听说还私放高利贷。这两位苏格兰小姐究竟聚多少财富，我们小孩当然不知道。我们只看到她们在校园里，盖了一幢



十分精致的洋房。那是纯苏格兰风格的三层木质结构的尖顶别墅。它坐落在山上风景秀丽的地方。远远望去，在一片绿树掩映中，露出红屋顶、白粉墙、棕色油漆门窗。粉墙上还爬满油绿的“爬壁虎”。门窗的玻璃在阳光的照射下，令人感到耀眼；底层的过廊上，摆满一盆盆雪球、玫瑰、海棠、蕙兰、虎刺。洋房周围，绿树成荫。房后山坡上，雇人种植瓜果、蔬菜，养了奶牛，这全是供她们吃的。她们的住处，只有女仆可以进出，一般人不能进去。我曾怀着好奇心，悄悄地溜到门口，正在往里张望时，冷不提防，一条苏格兰种的长毛狗，龇牙咧嘴地跳了出来，吓得我撒腿往回跑。以后我们谁也不敢往那儿跑了。有一天，我们在操场上捉蜻蜓，碰上这条长毛狗。我们立刻围上去，用棍子、竹竿、石头，狠狠地揍它一顿，揍得它汪汪直叫，随后瘸着腿，夹着尾巴逃跑掉，那些媚外者，既怕洋人，也怕洋狗。我们孩子不怕，碰上洋狗就打哩。

校园坐落在半山腰上，居高临下，可以俯瞰山城全景。城郭房舍，历历在目；城外四面山峦起伏，一川绿畴平野，景色确是宜人。校舍几十间，依山之高下，连成一片的建筑群。空地遍植树木花草。如此优美的校园，嘉小姐却围以高墙，仅开一大门却又上了锁，上留一小门进去。这与其说是校园，毋宁说它是一座监狱。我们教职员生就如囚徒那样，被关在里边学习与生活。这种逆历史潮流的教育方针，必然导致修女的逃跑。那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我不想呆了，不到一年半便转学到县立小学。记得一九二六年北伐革命军打到我家乡时，这所学校就提前放假。全